

山粮水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水 洼 粮 山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3年4月第1版

197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000册

书号 10100·043 每册 0.33 元

目 录

水洼粮山·····	泰县革委会写作组 马春阳执笔 (1)
“锅底洼”变迁记·····	江宁县革委会写作组 (44)
大飞开出大寨花·····	涟水县 张师竹 (67)
十年巨变·····	高邮县革委会写作组 李晓晖执笔 (79)
为农服务谱新歌 ·····	武晋闻 (112)
火红的青春 ·····	盱眙县革委会写作组 (129)
山花烂漫 ·····	句容县革委会创作组 (149)

水 洼 粮 山

泰县革委会写作组 马春阳执笔

黄金铺地，老少弯腰。

在苏北平原，淮河下游，里下河三大洼之一的泰县河横大队，又迎来了个夏熟大丰收。

这里原是个水洼子。从学大寨以来，河横贫下中农凭着一双铁手，战天斗地，把低产易涝的一熟稻田，改成稳产高产的稻麦两熟和麦稻稻三熟田。创造了“三麦赶水稻，水稻超纲要”的奇迹。有人惊奇地问：

“一年一熟稻的老沔田，怎么能长出麦子来？”

“多少年来，里下河人提心吊胆，‘一年忙到头，不及水一流’。这个‘望天收’的水洼子里，为什么能连年丰收，还一年高过一年？”

.....

要解答这些问题，还得从学大寨第一年说起。

抬高水洼闹革命

春暖花开的早晨，阳光破雾，亮莹莹的河面上，映着一片绚丽的彩霞。河横通向公社的渡口，那几棵杨柳，临水迎风，摆动着枝叶，凝结成的水点儿往下滴，引来了一群鸭子，欢

腾地扑着翅膀，赶来觅食。第一生产队老队长张裕如扛着犁，牵着牛，正从渡口岸上往西走。

“老队长，快把渡船划过来噢！”

张裕如听到对岸的喊声，转头一看，一个背着行李卷的人出现在眼前：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洪淦回来了！他一边高兴地答应：“来啦！”一边放下犁，扣好牛，跳上船，划起双桨，直向对岸飞去。“老陈，看你这样，是起早赶路的，累了吧？”

“累？”陈洪淦笑着摇摇头。他是个庄重人，对革命事业有一股热火劲儿。二等个子，四方脸，两眼炯炯有神。过去，在他心里一直翻腾着这个问题：水洼子怎样才能脱掉低产易涝的落后“帽子”。也就是说，河横贫下中农应该怎样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。这次在县里开会，可找到门路了。昨晚十点钟散会，他又找县里的、公社里的、友邻大队的同志们，交换了一些意见，觉也不睡，天麻麻亮就从县城往家跑了。这时，他袒露着胸膛，抹了一把汗，大步跨上渡船，一边接过桨，一边说：“老队长啊，毛主席对我们发号召啦！”说着，手里一对桨儿插入水中，小船两边接连泛起了一对对笑窝儿，船头涌起了“八”字浪。没等渡船完全停牢，他就跨上河坡，转身对张裕如说：“马上召开支部会，传达毛主席指示！我们分头通知一下，请生产队干部、贫下中农代表、妇女代表和团支部干部列席，地点就在河汊头。”

河汊头、菱沟湾与藕荷滩这些圩子里，都是千年的老沔田。因为它地身低，圩岸小，框口零碎，河港水位较高，田块常年不脱水，一年四季只能长一熟水稻，所以“老沔田”就出了名。在沔田里，不管庄稼长多好，只要几寸雨一下，随时就有

淹没的危险。河横贫下中农祖祖辈辈，荡里来，水里去，过着“浸烂了脚，泡烂了手，缴了租斗糊不了口”的生活。改造老沔田早就成为河横贫下中农的世代愿望了。

党支部一通知，党员和列席代表纷纷奔向河汊头，急着要听毛主席的指示。老队长张裕如觉得这次会跟往常不同，想先摸个底，特地把陈洪淦拉到一旁问：“支书，毛主席发号召，是要我们多增产粮食，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吧？”他不等支书回答，就又抢先伸手挂号了：“请党支部放心，今年只要多给我们一些化肥、贷款，每亩沔田超过老三担，那是‘碗里抓菱——稳拿’。”

“人齐了！”大队长余福安一声吼，把老队长吓了一跳。

陈洪淦笑了一笑，说：“走，开会去吧！”

“同志们”，陈洪淦翻开手里的小本本，激动地说：“山西省有个大寨大队，发扬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，劈山造田，增产粮食，对国家，对革命贡献越来越大。毛主席发出了伟大号召：‘农业学大寨’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把挥向空中的大拳头收了回来，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张叠了几叠的《人民日报》，交给身边的青年说：“礼山，读一读吧！”

张礼山是团支部书记，是个肯学肯干的小伙子，接过报纸，放声读起来。大家围着报纸，听着、议论着……

余福安大着嗓门说：“大寨真是我们的好榜样。人家听毛主席的话就是坚决！”

妇女代表陈龙秀接着说：“这次要坚决干！来，大家动动脑筋，看怎么个学法。”

老贫农陈洪仁说：“人家能劈山造田，我们就能治水改

田。”

张裕如摇摇头说：“说起来轻飘飘的，山是山，水是水，干到人家那样子，我这辈子不想干了！”

张裕如的发言，陈洪淦早料到了。他想过：农业学大寨，是一场大革命。这个革命，要跟天斗，跟地斗，跟阶级敌人斗，跟各种错误思想斗。他问余福安：“大队长，刚才洪仁想治水改田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余福安是个治水的老民工，修淮河，开凤凰河，拓宽京杭大运河，他都出过阵。什么水位呀，真高呀，坡度呀，收方呀，这些新词儿他很熟悉，是个土水利“专家”。提到治水改田，他的话头就象开了坝的水，滔滔往外流：“……我们这里二千八百亩田，地面真高一般是一米七八，河水小时，把田分成五十四座圩框，水大时就一片汪洋。”他指着眼前白水泱泱的圩口说：“象这个河汊头只有一米四，而圩外河水的正常水位都在一米五以上，雨不下，水不涨，也要出水栽秧……”

“就是呀，我早说嘛，山是山，水是水，大寨难学啊！”

陈龙秀冲他说：“裕如叔，你知道有句人定胜天的话吗？”

“对！”陈洪仁赞同地说，“支书，你拿主意吧。”

陈洪淦字字带劲地说道：“我想抬高水洼子。”

“好，抬高水洼子！”余福安猛地跳起来，大声说：“我想的也是这个办法：沿着姜溱河筑一条大联圩，把五十四框田围起来，再用脚车、风车把圩里小河小港的水位降低，保证沔田常年挂口，水洼子不就抬高了吗？”

陈洪仁一听哈哈大笑道：“我们都想到一个点子上来了。抬高了水洼子，就能把一熟沔田，改为稻麦两熟田。支书，我

们就这样干吧。”

陈洪淦又问张裕如：“老队长，你还有什么意见？”

张裕如说：“我才明白，你们说话转了几个弯，原来就是‘沤改旱’。说意见嘛，不多——”突然，他又把舌尖的话咽下去了。原来，他想提这样两个意见：一是不能改，因为解放前有过“沤改旱，必讨饭”的沉痛教训。二是改不改，还要看上级：批准了，要钱有钱，要化肥有化肥，要拖拉机有拖拉机，什么困难都好解决；如果不批准，凭我们庄户人的一双手，八辈子也改不成功的。他看大家情绪很高，说出来也没人听得进去。于是就说：“千根木头跟排走，大家要搞沤改旱，改就改吧。”

这天夜里，陈洪淦坐在煤油灯下，集中了大家的智慧，又根据解放前后沤改旱失败的教训，在摊开的小本本上，一个一个圈儿画着，一条一条杠儿描着，一行一行字儿写着。这是一份河横贫下中农响应毛主席“农业学大寨”伟大号召的决心书；是一幅喝令水洼长出粮山的规划图；是一个党支部带领群众改天换地的作战方案。从第二天起，河横象过去支前、闹土改、办农业社，成立人民公社一样，开会的，忙展览的，排练文艺节目的，队队都在宣传、组织群众，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搞得热火朝天。后来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，提出这样的口号：“大寨山多，河横水多，大寨劈山造田夺高产，河横治水改田造粮山！”

口号就是动员令。河横贫下中农除努力完成当年的生产任务以外，还兵分四路：余福安负责治水，陈龙秀领导深翻，陈洪仁带头积肥，张礼山专门研究防治病虫害。早作沤改旱的准备。

正在火龙火马、热气腾腾的时候，专区的一个农业专家到河横检查和总结春耕生产来了。

陈洪淦和余福安正在河汊头挑土筑大联圩，他们对这位专家早就认识了，他叫徐敬之。由于他对里下河的农业生产比较内行，曾有“下河通”之称。

陈洪淦一见徐敬之，就热情地打招呼，欢迎他来指导。

徐敬之见河横村无闲人，河无闲船，夸赞地说：“老陈，你们干劲不错，可以总结总结嘛。”说着，拿出钢笔和日记本。

陈洪淦谦逊地说：“是毛主席‘农业学大寨’的指示，把河横贫下中农的眼睛照亮了，大家脚步走正了，干劲鼓起来了。”

徐敬之接过口来说：“你讲具体些，譬如说，完成今年的增产计划，到底准备采取什么措施？”

陈洪淦随即把战天斗地搞淤改旱的初步设想，扼要介绍一遍。说：“专家同志，我们这样干行吗？”

徐敬之不放心地问道：“你们计划哪一年施工？”

陈洪淦回道：“我们现在已经动手了。”

徐敬之接着问：“你们征求过群众意见没有，他们会同意吗？”

余福安是个火暴性子，有点不耐烦地说：“专家同志，这个你就放心吧。提到抬高水洼淤改旱，个个都举双手拥护。”徐敬之说：“怕条件不成熟吧。”谁知这句话却象一瓢冷水泼在余福安的头上，他沉不住气了：“管它成熟不成熟，条件也是人创的嘛！淤改旱的决心我们下定了！”

陈洪淦做了个手势，叫余福安不要着急，他仍然一是一，二是二地介绍着他们学大寨治水改田的具体打算。这时候，

关心沔改旱的积极分子都向河汊头涌来了。陈龙秀来了，老队长张裕如来了，他儿子张礼山来了，很多人都赶来了。

大家围了个圈儿。徐敬之感慨地说：“沔改旱，是我们里下河农民的世代愿望啊，可里下河的水——用古人话说，洪水猛兽，不易降伏哩！”他熟悉里下河历史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多少年来，你们这一带除受淮水泛滥的威胁以外，客水和天雨又经常造成内涝，据历史资料记载，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一年的十年中，局部的小灾不算，就发生过两次洪水，两次内涝，一年大旱和一年蝗灾。解放后……”

“同志”，余福安把话抢过来说，“你尽是看的古年八代的书，现在变化大啦！自从毛主席发出‘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’的号召后，我亲眼看的，亲手干的，国家为我们里下河兴办了多少导淮入江、入海和淮水北调的水利工程，减轻洪水、内涝的威胁。这些都是今天沔改旱的有利条件，我们可不能被灾呀灾的吓破了胆。”

陈洪淦打断他的话说：“专家的意见，我们应该考虑。不过灾害年年有，怕是怕不了的。我们只有下决心学大寨，把水洼子抬高才能更好地战胜自然灾害。……”

徐敬之完全理解余福安的心情，但他想得更多的是：在水洼子里沔改旱，将会出现多少难题。他打开拎包，拿出一个记录本认认真真的念道：“‘里下河农民有着种沔田传统的经验，应以种好一熟沔田为主’……搞沔改旱务必注意以下三条：‘第一，地面真高二米二以下，不宜改旱种麦；第二，劳力、畜力差的不宜改旱种麦；第三，肥料不足，不宜改旱种麦。’老陈，河横是洼中洼，沔改旱的这三条经验，你们要慎重对待啊！”

“大家意见呐？”陈洪淦对这三条早有打算，但他还是想先听取群众的意见。

张裕如连连点头说：“依我看，专家的话确实在理。”

余福安火燎燎地反问道：“照你们这么说，我们就不改了？！”

张裕如说：“对，我看还是不改好。”

徐敬之说：“不，也不是不改。我的意思：要充分考虑条件，不能操之过急。老陈，你看呢？”

大家很自然地望着陈洪淦，尤其是余福安，一双大眼睛直盯着党支部书记的嘴巴。陈洪淦在大家的期待中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：“领导上关心下河农业生产，总结了解放前后，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沅改旱的经验教训，提出了这三条，在当时是有道理的。”徐敬之微笑着不住点头。余福安紧锁着眉头。“不过，情况在不断地变化。有毛主席‘农业学大寨’的号召，我们河横贫下中农为革命种田的劲头，就象鼓得足足的风车篷儿一样。如果现在仍抱着旧条条不放，那就跟不上形势了。至于条件不成熟，我们可以创造嘛。”

“对，条件我们可以创造！”大家齐声响应。

余福安舒展眉头挥着手大声说道：“我们河横的田，一般都在二米二以下，这河汊头只有一米四，只要我们筑好大联圩，一定能把水洼子抬高！”

“劳力、畜力不足，我们有大锹，日夜干！”

“没有磷肥、化肥，我们出门刮街灰。”

陈洪淦更激动了：“大家说得好！治水、深翻、积肥，这许多困难，只要有我们大寨精神，一定能战胜它！”

大家情不自禁地一齐呼喊：“不管遇到多大困难，我们决不后退一步！”雄壮的声音在水洼子上空回荡。

徐敬之看到河横贫下中农这股热火劲儿，带着既敬佩又怀疑的心情，向大家告别：“你们实在要干就干吧，但愿你们成功！”

“不听老人言，吃苦在眼前。”张裕如见徐敬之走了，嘀咕着要跑。

陈洪淦一边拉住老队长，一边鼓励大家说：“为了水洼换新天，不怕吃苦在眼前！”说罢，他从公社通讯员手里接过一分县防汛排涝指挥部的通知。……

第一个回合

河面上飘浮着的薄雾还没有完全消散。陈洪淦、余福安、张礼山他们又起早下田了。

学大寨改旱以来，河横贫下中农总是迎着困难上。没有技术员他们有的是余福安这班“土专家”，没有测量仪器，他们用三支竹子做标竿，一根草绳当皮尺，起早摸黑，拎着木桩和饭篮子，兴致冲冲地东奔西跑。余福安在治淮的时候，学会了“三点成一线”的简易测量法。他和陈洪淦、张礼山几个人，逢沟跨沟，逢河过河，把五十四框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圩田，按方整化的要求，统一测量放样，钉上施工的界桩。那些不合用的缺呀、塘呀、洼呀、沟呀、河呀、港呀，就趁手规划填掉，开挖穿心沟，灌溉渠，降水河，把圩田改成方整条田。用余福安的话说：“我们这样做，可以为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创造条件。它

的好处：一是将来便于机械化耕作；二是有利于安排农作物的茬口布局；三是搞一套解除内涝的田间水利工程，争取旱涝保收，稳产高产。另外还有一条，就是利用开挖排水沟的泥土，再去加高培厚大联圩，省得浪费劳力，挖废土地。”

这天，他们来到菱沟湾。菱沟湾有二百多亩田，是河横较高的圩口。一大早，陈洪淦他们出脚奔到这里测量、放样、钉桩来了。张礼山望了望菱沟湾圩外的河水水位。低于圩里地面二尺多。高兴地说：“陈支书，我们先在这里打响沔改旱的第一炮吧！”

陈洪淦对余福安说：“大队长，你看呢？”余福安摇摇头。陈洪淦说：“这里地面真高二米六，没有代表性，我看第一炮不如选在一米四的河汊头，要是在那里打响了，大面积沔改旱工程就能顺流而下。”

余福安点头赞成。

菱沟湾的圩角落上，张裕如几个人在搞草泥塘，见陈洪淦走到身边，便纷纷向他提出问题：“陈支书呀，人家都说沔田是祖宗传下来的，不能改，也改不了，是不是？”“老陈，有人还说老沔田种好了，也是‘米缸’儿，改旱弄不好，反把‘米缸’儿砸掉。你说有没有道理？”

不等陈洪淦开口，张裕如答腔了：“我看有道理。沔改早就怕驼子跌筋斗，两头不落实，稻又稻不成，麦又麦不成。我们要对群众负责，不能把大伙儿的‘米缸’砸掉。象陈洪仁家的土代那样……”因为大家都清楚陈洪仁的家史，他就没有说下去。

陈洪淦叫余福安他们继续工作去。他想跟张裕如几个人谈谈心。随即招呼大家就着田埂坐下来。问道：“什么‘祖宗’，

什么‘米缸’，什么‘沔改早必讨饭’，你们听了这些话，应该想一想，要作阶级分析：譬如说，自己人有这种认识的话，我们要做工作，提高他们的觉悟；要是阶级敌人利用这些话煽风点火，造谣惑众，那我们就要斗争！”

在陈洪淦讲话的时候，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望着张裕如——他脸刷地红了。

陈洪淦启发张裕如说：“老队长，我们学大寨，搞治水改田，敌人不会睡大觉的。你我都要提高警惕啊！”

党支部书记的话，张裕如感到很有斤两。不过，关于学大寨、沔改早，他没有完全想通。开头，他也想过：我们河横能学到大寨那样就好了。可他缺乏信心，曾说过许多“山是山，水是水”的泄气话儿。总觉得陈洪淦这个党支部书记好跨大步，日后难免不跌筋斗！可他又拿不出一个理由拦住他。那次徐敬之来，特别听到那三条，他好象找到了不能改早的理论根据。——不仅如此，他还掌握了河横不能改早的事实根据：

昨天晚上，张裕如想到大队部来，参加讨论怎样打响沔改早第一炮的问题，刚出门就碰上八队的富农潘得宝。这个家伙哈着腰，凑了上来，一边走，一边主动出题目谈心。这时刻，潘得宝要是仍象过去那样，开口“人民公社办糟了”，闭口“形势不稳”，张裕如能立即面对面地斗争，甚至把这个家伙揪到大队部去。而这眼前的潘得宝，却装着关心集体生产的样子问道：“张队长，今年各队的早稻已经登场，收成不错。但不知中禾稻能不能到手呢？”张裕如又气又急地说：“中禾长势很好，为什么不能到手！”潘得宝说：“我浑身发困，我屋内老砖头墙出汗，我看用不了多久，就要发大水了。”张裕如听了这话，

似乎有点发懵了，顺口附和着说：“怪不得我家门前的蚂蚁忙搬家。潘得宝，万一发大水，还能沏改旱吗？”潘得宝见村头巷尾没有别人走路，叹口气说：“就是今年不发大水，沏田也不能改的。沏田是祖宗传下来的‘米缸’。要能改，五百年前就改了。陈洪淦家上代人到江南讨饭的事，你倒忘啦？”张裕如点点头说：“是呀，沏改旱必讨饭啊！”——这会儿，他避开大家的眼光，用手抹了抹额上的汗珠说：“我不会上当的。陈支书，反过来我倒要提醒你一下：那位专家提出的三条意见，你们支部要慎重考虑考虑。”

陈洪淦随手从田埂上拔了一把野草，往草塘里一扔，说：“老队长，那一次，我跟那位专家谈的话你是听到的。对照大寨精神，那三条只强调困难的一面，而没有看到人能战胜困难的一面。所以我们不能照搬。”

张裕如被触动了一下，说：“就算那三条跟不上形势，先摆一摆再说。可是，群众对沏改早有意见，你为什么又不听？”

陈洪淦笑了笑说：“对于群众的意见，也要具体分析。我们河横贫下中农决心治水改田，这方面的意见我听得太多了。不信，我们可以在今晚的大会上，让大家说说好不好？”

当天晚上，月朗风清，北斗星闪闪发光。七盏玻璃马灯，把大队部门口照得亮堂堂的。场上挤满了人。余福安宣布开会。陈洪淦走上主席台，他指着脚说：“有人讲沏田是祖宗传下来的‘米缸’，那是什么人的‘米缸’啊？”村里五十往外的人都知道：陈洪淦家三代贫农，他个儿还没有锹柄高的那年，家里佃种了十六亩租田，全被大水淹光。第二年好容易收了二十八担稻子。狗地主两年租斗一季收，抢去了二十七

担多。全家人两年辛苦，只落下几十斤粮。这年冬天，薄冰满田满荡，他带病挨饿下田拉犁，下荡割草。结果，一双脚就裂开几道深口，一走动，裂口绷开，鲜血直流。陈洪淦的感情从未如此激动过，他的话儿也从未这样流畅过：“旧社会，权在地主手里，田在地主手里，他不管你泓田改不改，也不管你收成好不好，更不管你肚皮饱不饱。只要他家粮仓里满满的就是了。同志们，你们想想瞧，那时节，泓田到底是谁的‘米缸’？一句话，是剥削阶级的‘米缸’啊！”

党支部书记的血泪控诉，燃起了全场人的怒火，大家争着发言。

“旧社会只有地主的天堂，哪我们穷人活命的‘米缸’？”

“就是么，过去我们贫下中农只有竹篮子，在家洗菜用，出门讨饭用……”

“这话一点不错！”陈洪仁挤到场里的人群中，接上去。他刚从城里刮街灰回来，连家也不拢，一脚赶到会场，插上去就说。过去，他家有块田在菱沟湾。靠河岸一块五亩高田，一年稻麦两熟；另一块是五亩塘心泓田，一年一熟稻，十年九受涝。就是八队那个反动富农潘得宝，看中了他家那块稻麦两熟的高田，先用高利贷盘剥，接着，又打了三个月的官司，最后，被霸占去了。他爸只得把五亩塘心泓田当着十亩田来种，拚死拚活地搞泓改旱。谁知一场暴雨，四面高田里的雨水全往他家田里淌，放不走，出不掉，不仅麦子颗粒无收，同时又误了栽秧季节。走投无路，只好泥糊芦笆门，划条破船到江南讨饭。第二年回家，种田没农本，含着眼泪，又卖掉了那块塘心泓田，从此成了潘得宝家的老佃户。他激愤地说：“同志们，解放十多年了，

今天我们种田，不是为鼻子下面这一‘横’，是为革命，如果还把沔田当着‘米缸’来保，这‘米缸’里的一点粮食，只够自己食用，拿什么去支援国家建设啊！”他两眼环视了全场，好象要寻找什么人似地说：“现在不是我爸那个年代了。过去是豺狼当道，我们头上压着三座大山，遇到水患、涝灾，飞不起，跳不高。那时候沔改旱，当然必讨饭了。现在是共产党、毛主席领导，有大寨做榜样，我们能拿龙，能捉虎，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。党支部交给我们收刮街灰做磷肥的任务，我总包了。”

会场上，群众情绪十分热烈和激动。

中稻已经秸青籽黄了。河横贫下中农揭开了改造千年老沔田的战斗序幕。这时里下河遭到比一九六二年十四号台风还要厉害的十四号台风。河横地区连降暴雨，河水猛涨，漫进圩堤。降雨的第三天，全大队就有一千三百多亩稻田下了水。庄稼能不能颗粒进仓，沔改旱能不能坚持下去，就看河横贫下中农能不能战胜这场罕见的雨涝了。

陈洪淦、余福安和其他支委们，反复地讨论着怎样战胜这次雨涝。大多数同志认为：战胜这次雨涝，是学大寨的第一个回合，是向千年老沔田宣战的第一个回合。

十四号台风一来，张裕如那个“山是山，水是水”的看法又露头了。他想说服陈洪淦照三条办事，停止改旱，保住“米缸”。于是他冒着风雨找陈洪淦来了。

台风“呼呼”地吼着！

暴雨“哗哗”地下着！

客水“嗤嗤”地流着！

河水“哺哺”地涨着！